

“你就是历史。”这里的“你”，既可以是来自四千年前一块陶片上的信息，也可以是生活在当下的人对上辈人口传的续讲，以及自己更加坚实的生活体验——让历史行动者
老
“底层”或者并非仅仅是“底层”的历史就从这里
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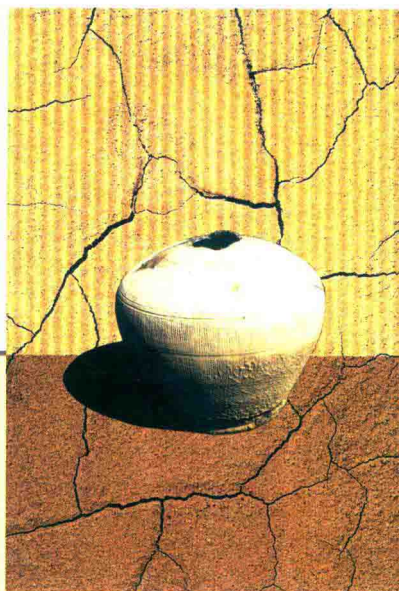
CHANGES
OF THE YELLOW EARTH

黄土地的变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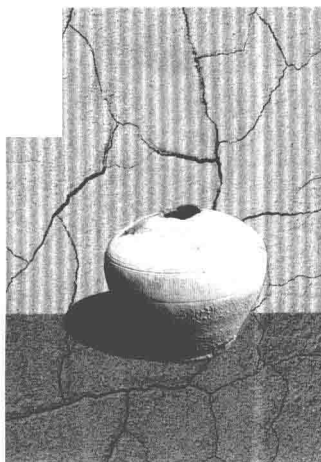
以西北边陲种田乡为例

A Case about the Zhongtian Village
northwest frontier of China

张 峻 刘晓乾 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黄土地的变迁

THE CHANGES

OF THE YELLOW EARTH

以西北边陲种田乡为例

*A Case about the Zhongtian Village,
northwest frontier of China*

张 峻 刘晓乾 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土地的变迁：以西北边陲种田乡为例 / 张峻，刘晓乾著. —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10. 2
ISBN 978-7-226-03950-2

I. ①黄… II. ①张… ②刘… III. ①乡村—社会人类学—研究—白银市 IV. ①C91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23595号

责任编辑：党晨飞

装帧设计：马吉庆

黄土地的变迁

——以西北边陲种田乡为例

张峻 刘晓乾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24.25 插页2 字数422千

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~3 000

ISBN 978-7-226-03950-2

定价：58.00元

献 给

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

思想的步行者(序)

——读《黄土地的变迁》

田卫戈

种田乡是中国西部一个普通的山村,和黄土地带的农村一样,这个乡村异常干旱,人们对水的心境是真正在“渴望”。如果,“渴望”变成了永远的“失望”,接下去的可能就是这片土地及和土地有关的生活终被风沙掩埋……好在我们的返乡之途还尚未迷失之前,张峻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次回到“原点”的行走,他背负艰难的责任和思索对种田乡进行了这样一次“思想”的行走。

作者的行走是充满忧虑的,在细细丈量了种田乡边边角角之后,这种忧虑以详尽的记述和判断得到了证实。在这个个人视角的个案里所反映的真实的细节体验,涵盖了种田乡的去与现在,展现出一部中国西部农村民众、社会的生存与历史图景,它基本上没有太多遮掩地托出了作者在行走之间的耳濡目染。因为步履的缓慢而细致,使它的事实更加深入、回溯更加久远,并在对现象的拆解、追问与审视中将问题指向了现实与未来。

原始的土地,是人类生活中最后一块不动产。土壤与人,永远是相互“粘”着,相互依存的。一方水土一方人,水土与人构成着生命的共同体。2009年1月,我在陇南成县磨坝峡五家河山洼里,探望到一位七十二岁的旺喜老汉,他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早已成为“空巢”的村子,以淘金为生,以修庙为乐。但是,田园守望者——这个诗意的名词并不属于这个老人,因为旺喜老汉告诉我们:在很近的将来,这里将改造为一个水库。那时,这个老人还能“守望”什么?也许,这个问题与张峻行走在种田乡时的忧虑是一样的。作为生命活性部分的土地,今天,它沉默的背后是否有着太多的话要说?

作者以步行者的姿态考察的种田乡还在,种田乡人还在种田,种田乡还

能维持着种田这个名字。但种田乡人自古以来的渴望还依然存在。在渴望与失望之间，种田乡的土地还承担着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：这片土地可能终将被沙化、水泥化乃至现代化、工业化或城市化？张峻在故乡的行走，正是为了倾听土地间那种微弱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并不响亮，但同样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节奏和历史的话语。为了土地，为了人所依赖的土地，我们需要这样的“堪地派”的思想行走。相信这种行走不是兴趣所至的独步一时，而是会有更远、更深、更久的坚定步伐。

2009年7月18日

于兰州安宁科教城

“中国崛起”与面朝乡村(自序)

张 峻

当我在 2009 年的中秋前夕写下“自序”这两个字的时候,我知道,我必须让这本小书面世了。而此刻我的感觉并不轻松。我又想起了种田,我这三十余万文字,于它又能何补?于中国乡土有何裨益?

按说,我的专业与人类学本不相关(但记得钱理群说过一个“潜学历”的概念,也有“home school”的说法。所谓的专业和学历并没有局限住我野性的涉猎),但是我与种田相关,我与乡土相关,这几年的阅读思考更是多了一些,对乡土的关切也愈深。

我承认后来由于时间与空间的疏远而与乡土产生的隔膜,我也可以保持这种隔膜而永不回头,去做一个世俗到底的小市民,但我又抑制不住自己要多此一举。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萌生此念的契机,但我体会到,书读到一定程度,是要撇开书,从实践中去寻找真知。也有康有为那样的境界,把书读通后的欣喜,顿感古人不过尔尔,自己亦可成为圣贤,“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,大放光明,自以为圣人,则欣喜而笑,忽思苍生困苦,则闷然而哭”^①。对我来说,切身经历和问题意识催使我逆着农民进城的方向,重回农村,描述长时段内这里发生的一切,特别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农村所发生的“大变局”。此变局至今仍在继续,且其深度、广度及与每个人的相关度与日俱增。

从中心向边缘的寻找,及其表述和有关结论,可能不会像近两年学界几乎异口同声乃至有些热闹非凡的“中国某某”(中国经验、中国模式、中国范

^①汪荣祖:《康有为论》,3页,北京,中华书局,2006。

式、中国道路、中国学派……)的集合表述那样引起人的注意。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及农民(进城的及未能、不愿进城的农民)的现状并没有被“总体”地表述在“中国某某”中,中国的现代化仍是一个“未完成的方案”。

在“大国崛起”的喧嚣中,王嵎生大使保持着清醒,他说:“我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都是不适合的,中国不认可中国模式,更谈不上推广它。这个世界是多样的,没有什么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,所有普世价值都是相对的。我不赞成把中国模式看成是普世价值,因为世界不可能接受单一中心。”^①所谓中国崛起,不仅仅是“自我肯定的民族主义和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”,而要在心理和历史事实上超越任人宰割的苦难历史,超越霸道,成为自我肯定并得到大家肯定的王道。更核心、更远大的目标应该是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中国文明的崛起,通过中华民族的智慧,给世界创造一个更新的价值体系。^②

此后不久,面对学界的浮躁和混乱讨论,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《学习时报》于2009年12月7日集中发表了四篇文章,分别以《慎提“中国模式”》、《中国无意输出“模式”》、《提“中国模式”为时尚早》、《当务之急是科学发展》为题,理性地批评了关于“中国某某”膨胀而过度的讨论,也是官方对“中国模式”的明确表态。

当新世纪以来“大国崛起”腾于众口时,张承志却忧心忡忡,“由于失败的历史,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,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。它崇洋的媚态,它专制的出身,它内含的他者歧视,让我感觉紧张。”为此,他以日本近代道路为鉴的阅读,给我们带来了不同于集体思维的有差异的维度及其启示。茅海建在其鸦片战争研究著作《天朝的崩溃》中提醒学者,“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”^③,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对于我来说,中国的乡村是我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。面朝乡村,就会沾上地气,思考问题不至于太离谱。任何学界的膨胀和政界的宣传,都会在乡村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。可以说这是从乡村出发理解中国的视角,因

①见赵灵敏:《中国模式不是普世价值——专访中国前APEC高官、前驻尼日利亚大使王嵎生》,载《南风窗》,35页,2009(21)。

②“中国海外研究”(上),载《开放时代》,33页,2010(1)。

③茅海建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》,25页,北京,读书·新知·生活三联书店,1995。

为北京和上海不能完全代表中国。

因故,与其凭着一腔政治热情急于去给这个“未尽的方案”(哈贝马斯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题目是“现代性:未完成的计划”)命名,倒不如怀着忧患意识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研究。就当下的中国来说,后者的意义要甚于前者,也远较前者更加理性和冷静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未到其人民可以狂欢的时候,学者不应该成为制造这种气氛的任何添加剂。知识分子本质上应该具备比常人更深刻的忧患意识,且要将忧患意识转化为严肃的学术责任,去为这个“未尽的方案”做一些经世致用的事情,就像康有为当年发扬春秋公羊学的大义微言意在经世一样。知识分子不但要勇于面对眼前复杂的问题,更要放大视野,经常面对曾经困扰了几辈学人至今未解的老问题,诸如古今之争、中西之争、“天下”观念、文明秩序、认同问题等这些中国被拖入世界之后一直没能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,以及二元思维、一元思维和多歧思维等思维方式问题。说到底,这也是在我艰难的阅读史中,不断对自己的启蒙和加于己身的思索。康有为在其《大同书》中说:“大地万国之人类,皆吾同胞。”作为人类学者,对于其研究之对象当怀“同胞”意识,士为天下先,先人类之忧而忧。

2009年9月29日

于兰州

目 录

引言:几页器器的纸片.....001

导 论.....003

- 一、缘起——让思想返回起点 / 004
- 二、家乡人类学——从“他者”回到“主体” / 005
- 三、乡镇——确立研究对象的类型学意义 / 008
- 四、田野工作——主客分离或两个主体合一 / 012
- 五、地方性——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及其间的互动 / 014
- 六、大变局——现代性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文化变迁 / 015
- 七、口述即文献 / 028

◎ 上 篇 乡村社会的变迁:地方性与整体性的互动

第一章 历史拾遗:丝路上的牧场和良田.....037

- 一、自然地理 / 038
- 二、历史沿革 / 040
- 三、地名考 / 044
- 四、过红军 / 049
- 五、考古 / 050

第二章 生态退化:穷人更易受到伤害.....053

- 一、生物物种减少 / 055
- 个案1:七十年的生态变迁 / 056
- 二、耕地退化 / 060

个案2:回乡见闻 / 061

三、人地关系紧张 / 069

第三章 乡土生活:在传统与现代之间.....073

一、器物的余温 / 074

二、农牧业的凋蔽 / 080

三、工商业和交通信息 / 083

四、日常生活及日常关注 / 086

五、民居 / 092

六、从“代劳”、“变工”到货币结算 / 093

个案1: 1985年、1990年、1999年的三个情簿 / 094

七、“一座烂房归国家”及基层冲突 / 097

八、婚姻家庭与养老 / 101

九、赤脚医生 / 105

个案2:李大夫 / 106

第四章 人口流动:在推力与拉力之间.....113

一、黏着在土地上的流动 / 114

二、脱离土地的流动 / 116

个案1:迁徙三部曲 / 127

个案2:城市化及回不去的村庄 / 134

三、族群边界模糊的回民 / 140

个案3:回民 / 142

◎ 下篇 本土文化的没落:地方性的丧失过程

第五章 方神信仰:“有神空间”的萎靡.....153

一、村庙的分布及发展 / 155

二、神职人员:“轿夫”、“明言轿夫”和“马爵” / 159

个案1:接神容易,盖庙难 / 160

个案2:杨轿夫 / 164

个案3:张马爵 / 166

三、“炸庄”仪式和结构功能分析 / 170

四、主神信仰及特征 / 173

五、敬神敬疲惫了 / 180

第六章 风水实践:“事生事死”的努力.....189

一、死亡观念与丧葬仪式 / 190

个案1:丧葬 / 194

二、对理想风水的追求 / 199

个案 2: 风水操演 / 202

三、在乡间“走艺”的阴阳 / 205

个案 3: “复兴山潮明寺”庙会 / 205

个案 4: 杨阴阳 / 207

四、巫术 / 210

五、符咒 / 215

第七章 祖先崇拜: 时空变迁和意义稀释.....221

一、规程 / 222

二、家祭、墓祭、“烧官纸”与路祭 / 224

三、时空格局及变迁 / 228

四、“敬宗收族”的文化残符 / 232

第八章 方言土语: 从丰富的叙述到单一的陷落.....239

一、方言本字求证 / 241

二、作为一种方法的口述及口述史的学术价值 / 245

三、新“巴别之乱” / 249

四、方言特点及调值表 / 253

第九章 教育文化: 权力不对位和自组织乏力.....255

一、遗弃之罪 / 257

个案 1: 民办教师 / 258

个案 2: 代课老师 / 261

个案 3: 留守儿童 / 265

二、文化站的命运 / 268

三、戏班子的衰亡 / 271

个案 4: 戏班子的末路 / 273

个案 5: 社火的兴衰 / 276

四、传统的丧失抑或“内部殖民”的强化 / 277

◎ 外篇 大灾难: 地方性事件的超地方影响

第十章 山走了: 民国九年大地震.....287

一、摇摆歌 / 288

二、山走了 / 291

三、灾难记忆 / 296

个案 1: 吴氏记忆 / 299

个案 2: 张氏记忆 / 300

四、“后汶川地震”问题: 行动的悖反逻辑 / 302

个案 3: 村民 / 305

个案 4: 乡村干部 / 309

后记: 学科方法、内在逻辑和本土资源.....316

附录 1 生老病死的“白银”——李沛峰纪录片《白银》观后 / 337

附录 2 乡土最后的悲壮斗士——胡学文小说《向阳坡》读后 / 345

**附录 3 返乡疗病: 当代艺术“反现代性”的现代性出路
——靳勒和他的石节子村行动的现代性隐喻 / 353**

主要参考文献361

致谢.....369

Contents

Foreword

Preface

Introduction

Part one Social changes of Rural Area: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ity
 and Integrity

Chapter 1 History Supplements: Pastures and Fertile Farmlands on the
 Silk Road

Chapter 2 Ecological Degradation :the Poor People is more easy to be hurt

Chapter 3 Rural Life: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

Chapter 4 Population Movement: between Thrust and Pull

Part two Decline of Native Culture: the Forfeiting Process of Locality

Chapter 5 Local God beliefs: Dispirited Space of God

Chapter 6 Fengshui Practice: Serving the Living and the Dead

Chapter 7 Ancestor Worship: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,
 Significance of Dilution

Chapter 8 Rural Dialects: from Rich Narrative to Single Collapse

Chapter 9 Education and Culture: Asymmetric Power and
Feeble Self-organization

Part three Catastrophe: the Impact of Local Affairs beyond the Region

Chapter 10 Mountains Gone: Strong Seismic in the 9th Year of
Republican China

Postscript Subject Method, Internal Logic and Local Resources

Addenda

References

Acknowledgments

几页器器的纸片(引言)

今天,手边有一台上网电脑的人,随时可以查看卫星地图。在中国大陆西北部,依次找到兰州——东北部白银——东部平川——东南方向、甘宁交界的地方,有个地名叫种田。映入眼帘的是无边的枯焦,寸草不生的沟壑,绵延的山岭,一层层次第荒凉。要不是还有那些村庄的痕迹,您一定会认为这里荒无人烟。城市卫星地图能看清汽车和行人,但是放在山沟里,也就刚刚看到村庄。^①好在我已能借此辨认,哪里是我原来的家。

在这经过了起码一百万年地质变动才形成的黄土高原上,在大山的褶皱深处,很早就有了人类的活动。目前可考的是,至少在新石器时代(4000年前),原始人用黄泥捏瓦罐,用草绳在罐身勒上印痕,用石器种植谷物,活着,繁衍,然后死去,掩埋到黄土地里——21世纪头几年,盗墓贼在屈家庄的庄稼地里挖出了彩陶、黑陶、黑条纹陶和夹砂陶,由此推测,此地可能是埋葬集中的氏族公共墓地。刘家井卧龙山善缘观早在唐代就有雷祖大殿,表明唐代此地居民和民间文化活动已达到一定规模。

可靠的文字记载,一条出自前清举人陈大安的《方土拾墨》:“明万历十九年《崖窑山庙观碑记》载,崖窑乃前朝屯储仓储,国朝辛巳置观,因唐时先

^①张承志在《一册山河》一文说,种种人文和文化因素,从来印不到三十分之一以上的精图上,处处是哄着孩子的地球仪,比比是枯燥死板的行政区划,好像给老百姓看了一张七十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,就是危险的泄密,好像人无权热爱山河。我若有经营地图业的未来,一定要把历史地图、民族人文地图、包括地形的自然地图合而为一,字体和套色都要增加十倍。见张承志:《张承志作品精选》,384-385页,武汉,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。

在最新出版的《甘肃省地图集》中,我们看到七十五万分之一的平川区卫星影像图,全部是作为“旱地”的影像。即便在四十五万分之一平川区地图上,种田乡的村落也未显示完整。见甘肃省地图院编:《甘肃省地图集》,西安,西安地图出版社,2007。

造庙奉祖师，泉溪崖涯，景徽秀乖。将军堡北，汉制烽火台……”一条出自现存崖窑山（兴隆山玉虚观）碑文：“明末兴盛，清雍正、乾隆达到顶峰，至光绪乡老再造，时于太平盛世。”除此之外，仍旧是一片面目不详。直到清光绪年间编纂的《打拉池县志》，才出现了“种田沟堡”、“红水川堡”的记载，算让“乡老”们趿着布鞋走进了神圣的方块文字。1921年，北洋政府派出考察团赴海原大地震灾区考察，考察组成员之一王烈在《调查甘肃地震之报告》中说：“……与沿海各省比较……穴土而居……识字者聊若星辰……见官如虎，任其鱼肉而毫无愿望……愚而可怜，莫此为甚……”乡老再次以如此形象进入文字！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，掌握文字书写能力的人或许未曾注意到这片山崩沟壑中发生的一切，生活自生自灭，而日月不舍昼夜，史料上依旧无声无息。

当年生活在其中，我并没有在意，由此却留下——我在培养了一定的文化自觉后——得以转回的一条路。那么就让我们抛开卫星地图，亲临原境，去翻越一架接一架的黄土大山，摸索历史的各种遗存，聆听他们讲述村里“上往年”的故事，讲述他们自己的辛酸与执著、信仰与希望、变迁与迷茫……但随着一些东西不可避免地遗失在记忆之外，注定我们打算去完成一个人类学上的“整体”想象是残缺的，我们不能穷尽哪怕一个足够短的跨度内的人类活动，如同我们拼接不全那些失散的陶片一样。

以四千年为标尺，我们试图恢复的这一段显得太微不足道了。但谁又能说这里的一切不曾发生过呢？我们不曾为它做过那么一点点的记录呢？

四千年前的夜晚，天穹或月盈如玉，或繁星似河，先民们在一天的劳作后歇息时，望着那绵延而近的山影，都在想些什么？他们在这里生息度日，留下了一些瓦罐以及碎片，留下了一堆堆白骨和磷火，留下了……

今夜，重新回到黄土大山，静听着退耕的荒山里的一丝草响，仰望头顶的星光，我们又能留下点什么呢？几页器器的纸片？